

经典  
国民阅读  
典

# “我知道什么”

——蒙田《雷蒙·塞邦赞》

〔法〕蒙田 著 马振骋 译

中华书局



国民阅读经典

新发现的蒙田——一个世纪以来  
未曾发现过的蒙田书信集

“我知道什么”  
——蒙田《霞蒙·塞邦赞》

[法] 蒙田 著 马振骋 译

中华书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知道什么”——蒙田《雷蒙·塞邦赞》/(法)蒙田著;马振骋译. —北京:中华书局,2014.8  
(国民阅读经典)  
ISBN 978 - 7 - 101 - 10142 - 3

I . 我… II . ①蒙… ②马… III . 随笔 - 法国 - 中世纪  
IV . I565. 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88211 号

---

书 名 “我知道什么”——蒙田《雷蒙·塞邦赞》

著 者 [法]蒙 田

译 者 马振骋

丛 书 名 国民阅读经典

责任编辑 于 欣

装帧设计 毛 淳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 1/4 插页 2 字数 148 千字

印 数 1-8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10142 - 3

定 价 30.00 元

---

## 出版说明

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代中国，国民的阅读生活中最迫切的事情是什么？我们的回答是：阅读经典！

在承担着国民基础知识体系构建的中国基础教育被功利和应试扭曲了的今天，我们要阅读经典；当数字化、网络化带来的“信息爆炸”占领人们的头脑、占用人们的时间时，我们要阅读经典；当中华民族迈向和平崛起、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时，我们更要阅读经典。

经典是我们知识体系的根基，是精神世界的家园，是走向未来的起点。这就是我们编选这套《国民阅读经典》丛书的缘起，也因此决定了这套丛书的几个特点：

首先，入选的经典是指古今中外人文社科领域的名著。世界的眼光、历史的观点和中国的根基，是我们编选这套丛书的三个基本的立足点。

第二，入选的经典，不是指某时某地某一专业领域之内的

重要著作，而是指历经岁月的淘洗、汇聚人类最重要的精神创造和知识积累的基础名著，都是人人应读、必读和常读的名著。我们从中精选出一百部，分辑出版。

第三，入选的经典，我们坚持优中选优的原则，尽量选择最好的版本，选择最好的注本或译本。

我们真诚地希望，这套经典丛书能够进入你的生活，相伴你的左右。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〇一二年四月

## 蒙田说：“我知道什么？”（代序）

离法国西南城市波尔多不远的一座城堡内，一张有天盖的大木床上躺着一位老人，处于弥留状态。他清醒过来时示意家人把邻居请来，按习俗向他们做最后的告别。还在弥撒声中要撑起身，体力不支倒下。那是 1592 年 9 月 13 日，“蒙田家族中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带着蒙田姓氏超越时代的人”（茨威格语）与世长辞。

米歇尔·德·蒙田的祖辈原姓埃康，几代人在佩里戈尔地区的小城经营腌货和葡萄酒买卖。曾祖父拉蒙勤奋致富，购下附近一座庄园，包括蒙田城堡。父亲皮埃尔随弗朗索瓦一世国王远征意大利，后来获得蒙田领主封号，把城堡修葺一新，像一座真正的城堡。米歇尔诞生于 1533 年，父亲受文艺复兴精神影响，把襁褓中的儿子送往佃农家抚养，到三岁接回家，聘家庭教师让他接受拉丁语教育。父亲关心他，但不让他养尊处优；让他过上优裕

他还说，一个人是由灵魂与肉体组成的，二者不可分离，也不可偏废，缺少了哪一部分，就是人生的死亡与毁灭。人既然活着，就必须面对死亡，要学习如何克服对死亡的恐惧。人既然行动，就必须预见失败，要学习如何接受失败的挫折。在社会中，就必须与人交往，要懂得接受不同的经验与习俗……凡此种种，蒙田无不用他那摇曳多姿的文笔，精细入微，去辨析闪烁的思维与飘忽的灵魂。

这位蒙田，表面看来不谙世务，然而在宏观问题上的前瞻性，今天读来着实令人佩服。在西班牙人征服南美洲后，他以辛辣的文笔鞭挞他们实施种族灭绝政策，虽然那时还没有出现“反人类”这样的词条。他不仅反对以自我为中心的优越人种论，还大胆提出人与人的差别不见得小于人与兽的差别；不但人与人要宽容尊重，人与万物也要和谐共处，这样在他之后的拉封丹寓言也就令我们更好理解了。

17世纪路易十三时代，有了对蒙田作品的文艺评论，当时批评声多过赞扬声。当时宗教战争已经结束，天主教钳制思想非常严厉。蒙田声称自己是天主教徒，但是其作品中对教会的迂腐、独断与堕落进行直率的批评。自由思想者又用书中的语言抨击当局。到了1640年宗教裁判所首先查禁了蒙田的书，1676年罗马教廷将其列为禁书，此后五十年间，蒙田的书在书市上销声匿迹。

度担任两年一届的波尔多市市长，蒙田退隐后 21 年间，就是在城堡塔楼三层辟出的书房里写作。据他自己说，“……只是寄语亲朋好友作为处世之道而已。当他们失去我时，还能在书中看到我的音容笑貌，以此对我逐渐保持一个更完整更生动的认识”。

蒙田的很多随笔，归根结底是在谈论“我”。这个“我”也就是“人”，因为蒙田认为任何人的一生都包含了一个生命的全部形态。他不是从单纯的思辨和虚构出发，而是从自己的生活、他人的生活作为观察对象。他勤读多思，反省内心，关注世情，不断捕捉心灵的感受。他感悟写作过程中思想活跃，随时会产生原来并不存在于自己内心的想法。他说我完成了书，书也完成了我。

他从皮浪怀疑主义出发，提出这句千古名言：“我知道什么？”根据人类天性与世界现实，研究“我们应该怎样生活”。他最出色之处，“是研究了可研究的事物，同时冷静地尊重不可研究的事物”（歌德语）。他不让好高骛远的道德规范与意识形态桎梏，约束人的天性在悲惨与屈从中过完一生。

他告诫世人，出生是偶然的，但本身是一种幸福。未来是不可知的。人的天性中有善有恶，不可能彻底消除与改变。哲学是安身立命的根本，理智是必要的，但要警惕它的局限性。人的行为变化无常，人与人更有差异；想象的弊端与理性的虚妄，都会妨碍人找到真理与公正。

为善，实事求是研究与探索人性中的美与丑，提出自己的看法与主张，尊重他人的习俗与意愿，否定人与人相互敌视有任何积极价值。

蒙田认为，对于人最重要的不是认识自然，征服自然，而是希腊阿波罗神庙门楣上的那句箴言：“认识你自己。”随后他扪心自问：“我知道什么？”

# 目 录

〔Wo Zhidao Shenme〕

蒙田说：“我知道什么？”（代序）	
第一节 唯有信仰才能窥测宗教的深奥精微	1
第二节 骄傲自负的人	21
第三节 最大的智慧是承认无知	69
第四节 学者像变戏法的魔术师	92
第五节 上帝是人的同伴吗	109
第六节 哲学是一首充满诡辩的诗	144
第七节 感觉、理智与知识的相对性	179

## 第一节 唯有信仰才能窥测宗教的深奥精微

科学确实是一项非常有益的大事业。轻视科学的人只是说明自己的愚蠢，但是我也不会把科学的价值夸大到某些人所说的程度，比如哲学家埃里吕斯，他认为科学包含至高无上的善，科学本身可使我们明智和满足；我也不相信有人所说的，科学是一切美德之母，任何罪恶都是无知的产物。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倒是值得详尽论述一番。

长期以来我的家向有识之士开放，也以此颇有名声，因为我的父亲五十多年来主持这个家；弗朗索瓦一世国王崇尚文艺，他也沾染了这份新的热诚，慷慨结交博学之士，延请在家，奉若圣贤神明，把他们的言论当作神谕；尤其他自己没有多少判断能力，也不比他的前辈具备更多的知识，更对他们尊敬和虔诚。我喜欢他们，但是我不崇拜他们。

这些人中间有皮埃尔·布奈，他当时是大名鼎鼎的学者，带

了 几 位 类 似 他 这 样 的 人 物， 到 蒙 田 盘 桓 几 日， 跟 我 的 父 亲 做 伴， 临 去 时 送 给 他 一 部 书， 书 名 叫 《 自 然 神 学， 或 称 创 造 物 之 书》， 雷 蒙 · 塞 邦 著。 父 亲 熟 悉 意 大 利 语 和 西 斯 语， 这 部 书 是 用 一 种 不 纯 粹 的 夹 杂 拉 丁 语 的 西 斯 语 写 成 的， 布 奈 相 信 对 父 亲 稍 加 指 点 就 可 读 懂， 他 把 这 部 书 作 为 一 部 非 常 有 用 和 适 合 时 代 的 书 推 荐 给 他； 因 为 那 时 路 德 的 新 见 解 开 始 风 靡 一 时， 旧 信 仰 中 的 许 多 原 则 受 到 冲 击。 在 这 方 面 他 有 一 条 非 常 中 肯 的 意 见， 从 理 性 的 推 论 出 发， 预 测 到 这 场 风 暴 方 兴 未 艾 将 会 使 可 憎 的 无 神 论 泛 滥 成 灾； 因 为 普 通 人 没 有 智 力 对 事 物 作 出 实 事 求 是 的 判 断， 就 会 受 表 面 的 迷 惑 随 波 逐 流。

对 于 涉 及 个 人 灵 魂 得 救 的 宗 教 他 们 无 限 崇 敬， 可 是 一 旦 他 们 的 勇 气 受 到 鼓 励 去 蔑 视 和 检 验 宗 教 的 看 法， 怀 疑 和 评 审 宗 教 的 条 条 框 框， 他 们 也 会 很 快 对 信 仰 中 的 其 他 信 条 表 示 怀 疑； 这 些 信 条 也 会 像 他 们 已 经 动 摆 的 信 条 那 样，在 他 们 的 心 中 失 去 权 威 性 和 根 基； 他 们 不 久 也 会 像 推 翻 暴 政 的 桅 架 那 样， 去 推 翻 出 于 法 律 的 权 威 性 和 对 习 惯 的 尊 重 而 接 受 的 其 他 各 种 约 束。

从 前 愈 怕 的 东 西， 如 今 踩 得 愈 狠。

—— 卢 克 莱 修

从 此 以 后， 他 们 再 也 不 接 受 他 们 没 有 作 过 决 定、 没 有 表 示 同

意的东西。

父亲在逝世前几天，偶然在一堆要销毁的废纸下发现了这部书，嘱咐我把它译成法语。翻译他这样的作家是一件乐事，因为他们的书都是言之有物。但是有些作家舞文弄墨，堆砌辞藻，就很难应付，尤其要用一种贫乏的文字表达他们的意思时，则是难上加难。对我来说这是一件新奇的工作。碰巧我有闲，又不能拒绝父亲的要求，只得勉力而为。这让他喜出望外，他还吩咐要把它付梓；那事在他故世以后才做到的。

我觉得这位作家的想象力非常美丽，作品写得颇有章法，目的很虔诚。因为有许多人，尤其是需要我们服务的太太们，都爱读这么一部书，我有时可以为他们解答难题，针对人家对它的两大责难进行辩护。他的目的是大胆和勇敢的。因为他企图从人文和自然两方面寻找理由，去建立和证实基督教的所有信条，驳斥那些无神论者。在这方面说实在的，他表现得那么坚定和出色，我认为不可能有人跟他匹敌，提得出更有力的论证。我觉得这部作品太丰富太美了，想不到竟出自一位默默无闻的作家之手。

我们知道他是西班牙人，两百年前在图卢兹行医。我以前向阿德里亚努斯·图纳布斯打听过这部书，他是个万事通；他回答我说，他相信这是从圣托马斯·阿奎纳斯托马斯·阿奎纳斯(Thomas Aquinas, 1226—1274年)——生于意大利的洛卡塞卡堡，中世纪最具权威的神学家和经院主义哲学家——作品中摘录

的精华部分；因为，真的，唯有他这样博大精深的学者才具备这样的想象力。然而，不论写这部书和创立这些思想的是谁，总是一位非常了不得的、在各方面都是有成就的人（没有更多的论据就说塞邦不是这部书的作者，这是说不过去的）。

对这部作品的第一个责难，是基督徒利用人的道理来支撑他们的信仰是不对的。信仰要靠心诚、靠天恩对人的启发来得到的。这条责难里面包含一种虔诚，由于这个原因，要说服提出这个责难的人，我们必须和风细雨，满怀敬意。这最好由一位精通神学的人来做这项工作，而我对此一窍不通。

然而我个人认为，这么一件神圣高尚、远远超出常人智慧理解的事，就像上帝照亮我们心灵的真理一样，为了能在我们心中孕育和生根，还必须有上帝的协助、开恩和眷顾。我不认为人本身具备完成此项任务的能力。如果他们能够的话，那么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那么多高士贤哲、人中俊杰，不至于空发议论一直达不到这样的认识。唯有信仰才能窥测和领会我们宗教的深奥精微。但是这也不是说，利用上帝赋予我们的天然的和人体的工具来为信仰服务，不是一项非常美丽和可敬的事业。通过学习和思考去赞美、传播和丰富信仰的真理，是我们对上帝之赐予作出最好的用途，没有别的工作和计划更值得一名基督徒去做了，这也是不容怀疑的。我们不仅在智慧和灵魂上为上帝服务，还应该把身体也奉献给他。我们用四肢，用动作，用外在的东西去颂扬他。

信仰中注入我们全部的理智，但是始终不要忘了这一条，这种超自然神圣的奥秘，不是靠我们、也不是靠我们的努力和论断能够知晓的。

如果信仰不是出于特殊的天赋，而是通过理念和人力来接受的，这种信仰达不到尽善尽美的境界。当然我看我们还是只能通过这条道路享受信仰的乐趣。如果我们通过一种虔诚的信仰皈依了上帝，如果我们是通过上帝而不是通过我们自己皈依了上帝，如果我们的立足点与基础都是以神为主的，人的困扰就会失去原有动摇我们的力量。我们这座堡垒不会因微弱的炮火一击就拱手让人；新奇的追求，权贵的淫威，派别的建立，我们的意见急剧随意的改变，决不会动摇和改变我们的信仰，我们不会因听到了新颖的论据，在巧言善辩的人劝说下信仰发生混乱。我们在风口浪尖坚定不移。

像一块巨石屹立水中，  
顶住袭击的风浪，  
击碎四周咆哮的波涛。

——佚名

这道神圣的光一照到我们，到处明亮，不但我们的语言，还有我们的行动也都晶莹透彻。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染上了这份崇

高的光明。实施他的学说虽说是艰苦卓绝，人间各种学派没有一个信徒不是以此指导自己的行为和生活；然而基督徒对于这些天条圣训仅是停留在口头上，我们应该觉得羞耻。

你们愿意看一看吗？把我们的生活风俗跟一名异教徒相比，我们就及不上他们。从我们宗教的长处来说，我们应该出类拔萃，使其他人望尘莫及；大家不是常说：“他们就是那么公正，那么仁慈，那么善良吗？那么他们是基督徒了。”其他的表现在一切宗教中都是相同的：希望、信任、节日、仪式、补赎、殉道。我们的真理的特点是我们的德行，它也是最接近天道的标志，也是真理的最艰难、最可贵的成果。好心的圣路易这样做是很有道理的：那位鞑靼国王皈依基督教后，计划到里昂来吻教皇的脚，亲眼目睹我们风俗中的圣贤流韵，圣路易再三劝阻，害怕我们漫无节制的生活使他对神的信仰大失所望。

然而后来有一个犹太人却出于相反的原因皈依天主教。这个犹太人为了同样目的到罗马去，看到那个时期神职人员和老百姓的生活放荡，更坚定他留在教内的决心，认为在这些堕落和罪恶的人中间保持宗教的尊严和辉煌需要多大的力量和虔诚。

“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圣经》上这样说，我们的行动若受到神灵的指引和陪伴，就不只是人的行动了，它们像我们的信仰包含神奇。“你若有信仰，如何过光荣幸福生活的教导说来就简单了。”

(昆体良)

有的人要大家相信他们对自己不相信的东西是相信的。有的人——占大多数——要自己相信自己是相信的，然而不知道深入探究什么是相信。

我们觉得奇怪，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我们对事件发生和事态变化都已习以为常了。这是我们只用自己的眼光来看这些问题。所谓正义在交战的一方，这只是一种装饰和掩盖；在战争中援引正义，但是正义并没有得到他们的接受、欢迎和信守；正义就像律师嘴里的字眼，不是信徒心中的信仰。上帝对信仰和宗教，而不是对我们的情欲给予神奇的帮助。人占了主导地位，在利用宗教。事情应该颠倒过来。

不妨想一想，如果宗教掌握在我们的手里，岂不像用蜡去塑造多少不同的形状，跟不偏不倚的尺度是格格不入的。今天在法国这样的事看得还不够多吗？有的人这样解释，有的人那样解释，有的人说成是黑的，有的人说成是白的，然而都同样在利用宗教去完成暴力和野心的事业，在行为暴戾和不义方面如出一辙，他们使人怀疑，他们在决定我们的生活行为和秩序等大事上是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有分歧？即使在同一个学派内，又何曾看见过更为协调一致的做法？

还可以看一看我们是多么厚颜无耻地玩弄神圣的学说，又多么亵渎神圣地根据政治风暴中变幻不定的命运，时而抛弃，时而